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五

善一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疏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
覆育蒼生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
陶鑄會無滯積是以四序回薄萬物生成
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疏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群品散而不積施
化無所以六合同歸八方款附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註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疏聖道者玄聖素王之道也隨應垂迹制

法立教舟航有識拯濟無窮道合於天德

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道也而運

智救時亦無滯蓄慈造弘博故海內服也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

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註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

疏六通謂四方上下也四辟者謂春夏秋冬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為洞聖情之絕慮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為以此而總

萬乘可謂帝王之德也任物自動故曰自為晦迹韜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註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疏夫聖人之所以虛靜者直置形同槁木
心若死灰亦不知靜之故靜也若以靜為
善美而有情於為靜者斯則有時而動矣
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註斯乃自得也

疏妙體二儀非有萬境皆空是以參變同
塵而無喧撓非由飭勵而得靜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准大匠取法焉

疏夫水動則波流止便澄靜懸鑒洞照與
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清而中正治諸衰

在可爲準的縱使工倭之巧猶須放水取
平故老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前之義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
鑒也萬物之鏡也

註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不洞

明

疏夫聖人德合二儀智周萬物豈與夫無
情之水同日論邪水靜猶明燭鬢眉沉精
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鑒天地之精微鏡
萬物之玄蹟者固其宜矣此合譬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註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爲

疏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四者異名同實者也歎爲之羨故具此四名而天地以此爲

平道德用茲爲至也

故帝王聖人休焉

註未嘗動也

疏息慮於靜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註倫理也

疏既休慮息則自與虛空合德與虛空合德則會於真實會於真實之道則自然之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註不失其所以動

疏理虛靜寂寂而能動斯得之矣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註夫無為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

不與焉此之謂也

疏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智安靜無爲則臣下職任各司憂責斯別主上無爲而臣下有事故冕旒垂目而不與焉

無爲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註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疏俞俞從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爲滯境塵累所以嬰其心無爲自得憂患不能處其慮俞俞和樂故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註尋其本皆在不爲中來

疏此四句萬物根源故重舉前言結成其
美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

善一

四

爲臣也

疏夫揖讓之美無出唐虞君臣之盛莫先
堯舜故舉二君以明四德雖復南北兩面
而手至一焉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女聖

素王之道也

註此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疏用此無爲而處物上者天子帝堯之德也用此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夫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即老君尼父是也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疏退居謂晦迹隱處也用此道而退居故能游翫山水從容閑樂是以天下隱士無

不服從即巢許之流是也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註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
望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
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

善一

五

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
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
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
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
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爲而成哉是

故彌無爲而彌尊也

疏進爲謂顯迹出任也夫妙體無爲而同
塵降迹者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弘至德於
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功績是以
天下大同車書共軌盡善盡美其唯伊望
之倫乎

靜而聖動而王

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無爲也而尊

註自然爲物所尊奉

疏其應靜也玄聖素王之尊其應動也九五萬乘之貴無爲也而尊出則天子處則素王是知道之所在孰敢不貴也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註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疏夫淳樸素質無爲虛靜者實萬物之根本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註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

地無逆也

疏夫靈府明靜神照潔白而德合於二儀者固可以宗匠蒼生根本萬有冥合自然之道與天和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註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

盡也

疏均平也調順也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均平萬有大順物情而混迹同塵故與人

和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註天樂適則人樂足矣

䟽俯同塵俗且適人世之歡仰合自然方
欣天道之樂也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

註變而相雜故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暴
戾

䟽整碎也戾暴也莊子以自然至道爲師
再稱之者歎羨其德言我所師大道亭毒
生靈假今整萬物亦無心暴怒故素秋搖

落而彫零者不怨此明雖復斷截而非義也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註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

疏仁者偏愛之迹也言大道開闔天地造

化蒼生慈澤無窮而不偏愛故不爲仁

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註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

疏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之先既其不滅不生亦復何夭何壽郭注云壽者期之

遠耳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註巧者爲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

疏乘二儀以覆載取萬物以刻彫而二儀以生化爲功萬物以自然爲用生化旣不假物彫刻豈假他人是以物各任能人皆率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郭注云巧者爲之妙

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

○ 䟽所在任適結成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䟽既知天樂非哀樂則知生死無生死故
其生也同天道之運行其死也混萬物之
變化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䟽妙本虛凝將至陰均其寂泊應迹同世
與太陽合其波流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䟽德合於天故無天怨行順於世故無人

非我冥於物故物不累我我不負幽顯有
何鬼責也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註動靜雖殊無心一也

䟽天地也結動靜無心之義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

註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

䟽境智冥合謂之爲一物不能撓謂之爲
定稊爲定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既無鬼
責有何禍崇動而常寂故魂不疲勞

一心定而萬物服

疏一心凝寂者類死灰而靜爲躁君故萬物歸伏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註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

通則叛

疏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祇言用虛靜
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通達萬物之情隨物
變轉而未嘗不適故謂之天樂也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已

疏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同凡合天地之至樂者方欲畜養蒼生亭毒羣品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

善一

九

爲爲常

疏王者宗本於天地故覆載無心君主於道德故生而不有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無爲盛德如此堯之爲君也

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 註有餘者閒暇之謂也

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註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也欲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亦有餘也

疏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閒暇之謂言

君主無爲智照寬曠御用區宇而閒暇有餘臣下有爲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爲君所用匪懈在公猶恐不足是知無爲有事勞逸殊塗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

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
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
道則不主

註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
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
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
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
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
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
疏無爲者君德也有爲者臣道也若上下

無爲則臣僭君德上下有爲則君濫臣道
君濫臣道則非主矣臣僭君德豈曰臣哉
於是上下相混君臣冒亂旣乖天然必招
危禍故無爲之言不可不察無爲君也古
之人貴夫無爲郭注此文甚有辭理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
不易之道也

註無爲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
有用之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
之無爲也今之爲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

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故
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
爲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
則古今上下無爲誰有爲也

疏夫處上爲君則必須無爲任物用天下
之才能居下爲臣亦當親事有爲稱所司
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疏謂三王五帝溥古之君也知照明達籠
落二儀而垂拱無爲委之臣下知者爲謀

故不自慮也

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疏宏辨如流彫飾萬物而付之司牧終不自言也

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

善一

十一

註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

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之無爲則自
用也

疏藝術才能冠乎海內任之良法而不與
焉夫何爲焉哉玄默而已故老經云是謂
用人之力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註所謂自爾

疏天無情於生產而萬物化生地無心於
長成而萬物成育故郭注云所謂自然也

帝王無爲而天下功

註功自彼成

疏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施上任
萬物之自爲故天下之功成矣

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疏夫日月明晦雲雷風雨而蔭覆不測故
莫神於天囊括川原包容嶽瀆運載無窮
故莫富於地位居九五威跨萬乘日月照
臨一人總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經
云域中四大王居其一焉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註同乎天地之無爲也

䟽配合也言聖人之德合天地之無爲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䟽達覆載之無主是以乘馭兩儀循變化
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黔黎之才用用

人羣之道也

十一

十二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䟽本道德也末仁義也言道德淳樸治之
根本行於上古仁義澆薄治之末藝行於
下代故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疏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逸而簡要臣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簡要故無為而御下也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疏五兵者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也運動也夫聖明之世則偃武修文逮德下衰則偃文修武偃文修武則五兵動亂偃武修文則四民安業德之本末自此可知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疏賞者軒冕榮華故利也罰者誅殘戮辱
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黥三剕四
宮五大辟夫道喪德衰浮偽日甚故設刑
辟以被黎元既虧理本適爲教末也

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

十一

十三

疏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筭度丈尺
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校當詳者定審
用此等法以養蒼生治乖淳古故爲治末
也

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

疏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旄者獸毛言采鳥獸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樂者欲下調陰陽上和時俗也古人聞樂即知國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各異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毛鍾鼓者也自三代以下澆浪荐興賞鄭衛之淫聲棄雲韶之雅韻遂使羽毛文采盛飾容儀既非咸池之本適是濮水之末

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疏經者實也衰摧也上曰衰下曰裳在首

在腰二俱有經隆殺者言禮有斬衰齊衰
大功小功總麻五等哭泣衣裳各有差降
此是教迹外儀非情發於衷故衰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
者也

註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
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

䟽術能也心之所能謂之心術也精神心
術者五末之本也言此之五末必須精神
心智率性而動然後從於五事即非矜矯

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註所以先者本也

疏古之人謂中古人也先本也五末之學
中古有之事涉澆偽終非根本也

善一

十四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
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疏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註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

非聖人之所作也

疏天地之行者謂春夏先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況在人倫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二儀之造化觀四序之自然故能篤君臣之大義正父子之要道也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疏天尊地卑不刊之位春先冬後次序愬乎舉此二條足明萬物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疏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千族萬種色類不同而萌兆區分各有形狀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疏夫春夏十一盛長秋冬十五衰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然非關措意故隨流任物而所造皆適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註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疏二儀生育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爲神化尚有尊卑先後況人倫之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註言非但人倫所尚也

疏宗廟事重必據昭穆以嫡相承故尚親也朝廷以官爵尊卑鄉黨以年齒爲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必然故云大道之

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

疏議論道理而不知次第者雖有語言終非道語既失其序不堪治物也

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註所以取道爲有序也

疏既不識次第雖語非道於何取道而行理之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疏此重開大道次序之義言古之明閑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爲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註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

疏失德後仁失仁後義故仁義次之

十六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註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疏旣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次令各守其分不相爭奪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註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疏形身也各守其分不相傾奪次勸修身致其名譽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註無所復改

疏雖復勸令修身以致名譽而皆須因其素分任其天然不可矯性偽情以要令問也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註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疏原者恕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其本性而不無其僇過故宣布之愷澤宥免其辜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註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

十七

疏雖復赦過宥罪而人心漸薄次須示其是非以為鑒誠也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註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

○ 於天而未極於斯 ○

疏是非既明藏否斯見故賞善罰惡以勗
黎元也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註官各當其才也

疏用此賞罰以次前序而為治方者智之
明照安處各得其宜才之高下貴賤咸履
其位

賢不肖襲情

註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疏仁賢智也不肖愚也襲用也主上聖明
化導得所雖復賢愚各異而咸用本情終
不舍已效人矜夸炫物也

必分其能

註無相易業

疏夫性性不同物物各異藝能固別才用
必分使之如器無不調適也

必由其名

註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

疏夫名以召實而由實故名若使實不當

名則名過其實今明名實相稱故云必由其名也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

疏以用也言用以前九法可以爲臣事上

爲君畜下外以治物內以修身也

書一

十六

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疏至默無爲委之羣下塞聰閉智歸之自

然可謂太平之君至治之美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疏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應迹耳
不得已而用之非所以迹也書者道家之
書既遭秦世焚燒今檢亦無的據

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
罰可言也

註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
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疏夫爲治之體必隨世污隆而世有澆淳
故治亦有寬急是以五變九變可舉可言
苟其不失次序則是太平至治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疏驟數也速也季世之人不知倫序數語形名以爲治術而未體九變以自然悉宗但識其末不知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疏速論賞罰也以此馭時唯見枝條十九未知根

本始猶本也互其名耳

人 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

註治人者必順序

䟽迂逆也不識治方不知次序顛倒道理
迂逆物情適可爲物所治豈能治物也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
道

註治道先明天不爲棄賞罰也但當不失
其先後之序耳

䟽夫形名賞罰此乃知治之具度非知治
之要道也

○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
曲之人也 ○

註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

疏若以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以用於天下也斯乃苟飾華辭浮游之士一節曲見偏執之人未可以議通方悟於大道者也

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註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

疏重疊前語古人有之但寄羣下而不親預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民之道總結

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疏天王猶天子也舜問於堯爲帝王之法
若爲用心以合大道也

堯曰吾不教無告

註無告者所謂頑民也

善一

二十

疏教侮慢也無告謂頑愚之甚無堪告示
也堯答舜云縱有頑愚之民不堪告示我
亦殷勤教誨不教慢棄舍也故老經云不
善者吾亦善之教亦有作傲字者合不用

也。

不廢窮民

註恒加恩也

疏百姓之中有貧窮之者每加拯恤此心
不替也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疏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輒悲
苦而慰之稚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憇

善嘉養恤也

此吾所以用心已

疏已止也。總結以前問答。舜問我之用心止盡於此。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疏：用心為治，美則美矣，其道狹劣，未足稱大。既領堯答，因發此譏。

堯曰：「然則何如？」

疏：堯既被譏，因茲請益治道之大，其術如何。

舜曰：「天德而出寧。」

註：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 䟽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迹雖顯著心恒
寧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
施矣

註此皆不爲而自然也

䟽經常也夫日月盛明六合俱照春秋涼
暑四序運行晝夜昏明雲行雨施皆天地
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
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道其義亦然

堯曰膠膠擾擾乎

註自嫌有事

䟽膠擾擾皆亂之貌也領悟此言曰嫌多事更相發起聊此搗謙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䟽堯自謙光推讓於舜故言子之盛德遠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堯舜二君德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䟽自此已下莊生之辭也夫天覆地載生育羣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故引古證今

歎羨其得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羨也

疏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頊唐虞皆
以德合天地爲其羨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卷一

二十二

疏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爲者哉蓋無心順
物德合二儀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

疏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親
周德已衰不可匡輔故將已所修之書欲
藏於周之府藏庶當來君王爲治化之術
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否老君姓李名聃
爲周之徵藏史猶今之祕書官職典墳籍
見周室版蕩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故
子路咨勸孔子何不暫試過往因而問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疏老子知欲藏之書是先聖之已陳芻狗
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

於是緜十二經以說

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此
六經也又加六緯合爲教十二經也委曲
敷演故緜履說之

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

疏中其說者許其有理也大謾者嫌其繁

謾太多請簡要之術也

孔子曰要在仁義

疏經有十二乃得繁益切要而論莫先仁
義也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疏問此仁率性不乎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

疏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大性也賢人君子若不仁則名行不成不義則生道不立故知仁義是人之真性又將何爲是疑之也邪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

疏前言仁義是人之真性今之重問請解

所由也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註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
正之

疏愷樂也忠誠之心願物安樂慈愛平等
兼濟無私允合人情可爲世教也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註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

疏意不平之聲也幾近也迂曲也後發之
言近乎浮偽故與意歎以長不平夫至人

推理直前無心思慮而汝存情兼愛不乃私曲乎

無私焉乃私也

註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

疏夫兼愛於人欲人之愛已也此乃甚私

何公之有邪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

疏牧養也欲使天下蒼生咸得本性者莫若上下各各守分自全恬養則大治矣牧

有本作放字者言君王但放任羣性則天下太平也

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

疏夫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星辰羅列此並自然之理也非關人事豈唯三種萬物悉然但當任之莫不備足何勞措意妄爲矜矯也

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註皆已自足

疏有識禽獸無情草木各得生立各有羣
分豈資仁義方獲如此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而至矣

註不待於兼愛也

疏循順也放任已德而逍遙行世順於天

道而趨步人間至極妙行莫過於此也

二十五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註無由得之

疏偈偈勵力貌也揭僭負也亡子逃人也
言孔丘勉勵身心僭負仁義強行於世以

教蒼生何異乎打擊大鼓而求覓亡子是
以鼓聲愈大而亡者愈離仁義彌彰而安
道彌遠故無由得之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註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

念之則亂真矣

疏亡子不獲罪在鳴鼓真性不明過由仁

義故發意歎總結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趂而不敢息

疏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舍逆旅也跣
脚生泡漿創也成綺素聞老子有神聖之
德故不解艱苦慕義遠來百經旅舍一不
敢息途路既遙足生重跣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註言其不惜物也

疏昔時籍甚謂是至人今日親觀知無聖
德見其鼠穴土中有餘殘蔬菜嫌其穢惡
故發此譏也

而棄妹不仁也

註無近恩故曰棄

䟽妹猶昧也闇昧之徒應須誘進棄而不教豈曰仁慈也

生熟不盡於前

註至足故恒有餘

善一

二十六

䟽生謂粟帛熟謂飲食充足之外不復槩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狼藉且大聖寬私而不拘小節士成庸瑣以此爲非細碎之間格量真聖可謂以螺酌海焉測淺深也而積斂無崖

註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

疏既有聖德爲物所歸故供給聚斂略無
崖岸浩然無心積散任物也

老子漠然不應

註不以其言繁意

疏塵垢之言豈曾入耳漠然虛淡何足介
懷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
心正卻矣何故也

註自怪刺譏之心所以懷也

疏卻空也息也昨日初來妄生譏刺今時
思省方覺已非所以引過責躬深懷慙竦
心之空矣不識何邪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註脫過去也

善一

二十七

疏夫巧智神聖之人者蓋是迹非所以迹
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
綺之譏心故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
過去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註隨物所名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註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註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

疏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拒且有

牛馬之實是一名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
是再殃也譏刺之言未甚牛馬是尚不諱
而況非乎

吾服也恒服

註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
不變其容

疏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君體道大
聖故能制服身心行行容受呼牛呼馬唯
物是從此乃恒常非由措意也

吾非以服有服

註有為為之則不能怕服

疏言我率性任真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而然必也用心便成矯性既其有作豈曰無為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

善一

二十八

疏成綺自知失言身心漸愧於是鴈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老子之後不敢履躡其迹乃徐進問請修身之道如何

老子曰而容豈然

註進趨不安之貌

疏而汝也言汝莊飾容貌夸駭於人自爲
崖岸不能舒適

而目衝然

註衝出之貌

疏心既不安目亦馳動故左盼右睇睢盱

充醜也

而頽頽然

註高露發羞之貌

疏頽頽高亢顯露華飾持此容儀矜教於
物

而口闕然

註虓豁之貌

疏郭注云虓豁之貌也謂志性強梁言語
雄猛夸張虓豁使人可畏也

而狀義然

註踉跂自持之貌

疏義宣也踉跂驕豪實乖曲禮而修飭容
狀自然合宜也

似繫馬而止也

註志在奔馳

疏形雖矜莊而心性誼躁猶如逸馬被繫
意存奔走

動而持

註不能自舒放也

疏馳情逐境觸物而動不能任適每事拘

持

發也機

註趣舍速也

疏機弩牙也攀緣之心遇境而發其發猛
速有類弩也

察而審

註明是非也

疏不能虛遺 違順兩忘而明察是非域心
審是

知巧而覩於泰

註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 巧於見泰則拙
於抱朴

疏泰多也不能忘巧 忘知觀無爲之一理
而詐知詐巧 見有爲之多事

凡以爲不信

註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
皆非修身之道也

䟽信實也言此十事皆是虛詐之行非真
實之德也

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三十

註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

䟽竊賊也邊蕃境域忽有一人不憚憲章
但行竊盜內則損傷風化外則阻隔蕃情
盡政害物莫斯之甚成綺之行其狠亦然
舉動睢盱猶如此賊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疏莊周師老君故呼爲夫子也終窮也二
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量秋毫雖
小待之成體此則於小不遺既其能小能
大故知備在萬物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疏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貫穿萬物囊括
二儀故廣廣歎其寬博淵乎羨其深遠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迹耳非所以

迹也救物之弊不得已而用之自非至聖
神人誰能定其粗妙邪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

註用世故不患其大也

疏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

卷一

三十一

亦大乎而姑射汾陽忘物忘已即動即寂
何四海之能累乎

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

註靜而順之

疏揀權也偕俱也社稷顛覆宇內崩摧趨

世之人奮動權揀必靜而自守不與並逐也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註任真而直往也

疏志性安靜委命任真榮位既不關情財

利豈能遷動也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

疏夫聖人靈鑒洞徹窮理盡性斯極物之真者也而應感無方動不傷寂能守其本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疏雖復握圖御寓總統羣方而忘外二儀
遺棄萬物是以爲既無爲事既無事心閑
神王何困弊之有

通乎道合乎德

疏淡泊之心通乎至道虛忘之智合乎上
德斯乃境智相會能所冥符也

退仁義

註進道德也

賓禮樂

註以情性爲主也

疏退仁義之澆薄進道德之淳和賓禮樂
之浮華主無爲之虛淡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註定於無爲也

疏恬淡無爲而用不乖寂定矣

三十二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疏道者言說書者文字世俗之人說見浮
淺或託語以通心或因書以表意持許往
來以爲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疏所以致書貴宣於語所以宣語貴表於
意也

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疏隨從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
非聲故不可以言傳說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
爲其貴非其貴也

註其貴恒在意言之表

疏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末世之人心
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求理故雖

貴之哉猶不足貴者為言書糟粕非可貴之物也故郭注云其貴恒在意之表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註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

三十三

疏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盡道情實豈知玄極視聽莫偕愚惑如此深可悲歎郭注云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

者也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註此絕學去知之意也

疏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聾俗愚迷
豈能識悟唯當達者方體之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
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疏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匠人名也

斲雕斫也釋放也齊君斲讀輪扁打車貴

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實疑

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集故寄桓公匠者
略顯忘言之致也

公曰聖人之言也

疏所謂憲章文武祖述堯舜是聖人之言
曰聖人在乎

疏又問聖人見在以不

公曰已死矣

疏答曰聖人雖死厥教尚存焉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疏夫酒滓曰糟漬糟曰粕夫醇酎比乎道

德槽相方之仁義已陳芻狗曾何足云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疏貴賤禮隔不可輕言庸委之夫輒敢議論說若有理方可免辜其如無辭必獲死

罪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疏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夫斲輪失所則

牢固若使得宜則口不能言也況之理教
其義亦然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
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斷輪

註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

䟽喻曉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
子亦不能稟受其教是以行年至老不勉
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做効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
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C
註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疏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停法亦隨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法今人

卷一

三十五

自興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所讀之書定是糟粕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五